



海祭

叶楠



小说家散文丛书

小说家散文丛书

叶楠

海祭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海 祭

叶 楠 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83,000 印数：9,801—14,0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571—1
I·1251 定价：12.6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目 录

无尽的悔恨·····	(1)
海祭·····	(6)
神鸟·····	(18)
与鄂伦春人在一起的日子·····	(22)
从敖鲁古雅到古莲的路上·····	(57)
博大的爱·····	(67)
蓝色的梦·····	(70)
重睹清江清如故·····	(76)
血染的天空·····	(82)
岁尽感怀·····	(86)
鸟儿归去来·····	(88)
我们同在灿烂的阳光下·····	(93)
然乌湖畔的小花·····	(96)
甘冽而神奇的酒浆·····	(105)
海南浮光掠影·····	(111)
客旅印象·····	(119)
川藏路养路工的风采·····	(137)
大地悲歌·····	(141)

草地上的花朵·····	(176)
落叶飘进敞开的窗口·····	(179)
匈牙利中国市场一瞥·····	(182)
道路·····	(187)
共同的忧虑·····	(193)
裴多斐故乡行·····	(200)
北京见·····	(204)
孟德襄谷有遗墨·····	(207)
曹操墓·····	(210)
襄阳? 南阳? ·····	(213)
何处周郎赤壁·····	(216)
铜雀台·····	(221)
看蹬戏·····	(223)
经典作品的改编·····	(227)
迎接新的挑战·····	(230)
戏中的骑手·····	(233)
建筑艺术的主人和建筑艺术的品味·····	(236)
我心目中的小说·····	(240)
摄影今昔谈·····	(243)
危机迫在眉睫·····	(247)
绚丽却短命的气泡·····	(254)
珍惜你的天生丽质·····	(256)
现代人的困惑·····	(258)
能否来个罢宴·····	(260)
脏手, 远离稚嫩的花蕾·····	(263)
尊重自由·····	(266)

从信阳毛尖谈起·····	(269)
半亩园的启示·····	(273)
雪山女神·····	(276)
南沙的云·····	(280)

无尽的悔恨

森林中的明净的湖，收进春日晴朗的天空和丝絮般的白云，也收进绿色的云一样的林带。一群小野鸭，悠悠地游着，像一团团滚动的小绒球。它们宛如一个小艇编队在游弋，水面划开闪光的斜长、纤细的水翼。远处传来啄木鸟的间断的像敲木鱼般的鸣声，更显得这森林、湖泊的宁静和和谐。这是一幅雏鸭戏水图。

“砰”一声惊悸的枪声，打破宁静、和谐，也撕裂了这幅美的图画。小鸭扇动肉翅，慌乱地扑向芦苇丛，隐藏起来。然而屠杀者，并不罢手。他们端着凶器，趟着水扑向鸭群藏身之地（我不明白他们残害这群雏鸭的用意）。一只老野鸭凌空像箭翎般飞来，奋不顾身地扑向芦苇丛……

这是某年我在大兴安岭看到湖泊上发生的一场惨剧。就在那时候，我无法抑止如涌泉的泪抛落。泪眼中，我看到了我父亲最后的面容……

父亲故去得很早，他的模样，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依稀记得他最后离我们而去的面容。

是极冷的 1938 年的残冬。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住在沦于日军之手不久的故乡小城里。五个孩子中我是最

大的，也就才八岁。

自家的房屋，经历战乱被毁，真正是家徒四壁——残存的只是房屋的框架，已不堪居住，我们只好暂时寄居在亲戚家一个破败的院落里的一间勉强可以遮风雨的空房里，这间房子并不大，周围也都是残垣断壁，也就没有近邻。屋内由于没有任何陈设，在我的记忆里，是极宽阔的。屋里只有一张像船一样的大床。我感到确像只船，母亲就像是船长，带着我们，在这里度过风险迭起的极艰难的日月。

本来，我们并不甘心在日军占领的城市里，做亡国奴。当日军逼进县城的时候，我们像很多人一样，举家逃难，去了城西的山乡。小城沦陷以后，山乡连连遭到日军烧杀劫掠，各路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揭竿而起，难民终日为躲避日军和自己的武装同胞，而奔窜于山林之间。难民面临的命运是，即便不死于枪弹，也要死于饥馁，各家在乡下都没有谋生的活儿路。出于无奈，大家也只好陆续回到了城垣之内，屈辱过活，而免于尸抛荒野。父亲是不愿意带着我们在异国侵略军的统治下苟活的。当时想去东边没有沦陷的 H 城。可是携家带口，通过烽烟四起各路豪强割据的漫长的路途，是很危险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去到那里，能否谋到生计，维持一家温饱，也没把握。父亲考虑再三，还是让母亲带我们回到沦陷了的县城暂住，等他去了 H 城，找到赖以糊口的工作，再设法派人来接我们前去。于是，我们就回城，在太阳旗下当了顺民，只等父亲安抵 H 城，早日派人来接我们出走，脱离沦落为亡国奴的境地。从此，就和父亲分离，也断绝了音

信，不知父亲的死活。

回城刚刚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阴霾的晚上，由于寒冷，我们早早一个一个爬上那船一样的大床。母亲还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衫。一个人突然撞开房门，走进来，脸是用宽毛线围巾蒙着的，只露出两个眼睛。全家都吓了一跳。不过很快我们就从那件旧驼绒棉袍认出了父亲。当他扯下围巾，我们都笑了，都蹦出被窝，叫了起来。接着是在床沿，团团把父亲围住，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惊喜的泪珠。后来我读杜甫诗：《羌村三首》中“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的句子，觉得这就是当时情景的写照。由于城陷于日寇，父亲又是悄然归来，我家周围又无住户，也就没有“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情形。父亲蒙着脸进来，就说明他是秘密回来的。作为孩子，却没这样想，还以为父亲是来接我们的。但母亲是明白的，她急切地问：

“怎么回来了？”

“我是想看看你们以后，再向东去……”原来父亲还没有到 H 城。他接着讲，他耽心在飘荡的乱世之际，前途未卜，再见到家人，不知到何年何月了。所以，在东去以前，说什么也要进城看望一眼，马上就走……

“你怎么进的城，有没有认得的人看见你？”母亲惊恐地问。因为，早在日军刚占领县城，就曾叫人捎信给我父亲，让他回来担任伪职，被父亲拒绝。日军认为这是不合作，不合作就是敌对，何况我父亲和有些揭竿而起的队伍的首领是朋友，所以扬言，抓住他要处以极刑的。

“我买了个假良民证，混进城来的。好像没有熟人看

到我……”

他的话音还没落，房门就被砸开了，一群日军宪兵由汉奸带领着破门涌进来。没有语言，只有拳脚、枪柄捶打肌肤的声音和手铐的响声，再就是我们的哭叫声。

父亲被这些强盗扭出家门那一霎间，挣着扭过脸来。他是想再看我们一眼。他脸上淌着一股血流，从额头越过左眼，直流到嘴角。然而他在笑，我感到他的眼睛，连他那漂亮的胡髭——是二、三十年代时兴的八字胡——也在笑，一脸慈祥的笑，连那血流也没能破坏那笑容。这就是我父亲的最后的面容。他这时的笑，是置生死于度外的笑，是留给我们的笑……

我父亲的不期的归来，我们全家还没来得及到杜甫写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时刻，父亲就被日军宪兵抓走了。这是惨痛的生离死别，父亲却极力在笑，我们是声嘶力竭地嚎啕。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是笑脸，我们给父亲的却是悲痛的戚容。

日本占领军抓人，不会告诉被抓者的家人，为了什么罪名，将囚禁何处，更不许探望。而且人一抓进去，是没有生还的希望。

母亲多方奔走，结果是徒劳的，不但求救无门，连父亲的任何消息，也无从得知。

后来有与父亲同牢的难友出狱——他的能出狱简直是奇迹——带回我们都熟悉的父亲那件驼绒袍子，说是父亲说：“我用不着了……”

这人说，他看到宪兵行刑队，从狱中把我父亲押出去的……

很久以后，才知道父亲是被日军宪兵活埋在城东的杨山之上，偌大的杨山，他的遇难也是葬身的确切地点，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是父亲想看一眼妻孥的沉重的代价。很多年，我一直觉得，父亲要是不回城看我们，该多好，他就不会被抓住，也就不会死去。他不应该仅仅为了看一眼妻儿子女，而冒险陷入罗网。父亲是否有些轻率了呢？等我成年以后，对我这种想法，才感到内疚，我为什么就不懂父亲的那颗拳拳之心呢？我为什么就不懂有些感情是死亡不可抑止的呢？就像我看到的不顾自身死活、扑向草丛中去的野鸭，因为那里有它的幼雏……

我对父亲冒死归来而罹难的不理解不体谅，成为我无尽的悔恨！

海 祭

——对逝去的第一代潜艇舰员的纪念

8月30日清晨，颤抖的电话铃声给我带来了噩耗：原海军副司令员傅继泽同志，在今天这个日子刚来临50分钟的时候，辞世了。在军外，知道他的人也许并不多。然而，毫无疑义，时代给予他的位置和他的贡献，确定他是我国历史人物。

他是我在海军舰艇部队工作的第一个上级，他的逝去，似乎是带走了我记忆珍藏的重要的一些什么，留下悲痛的空落……半个月前，我还去医院看过他，虽然消瘦了许多，精神还是很好的，思维也很清晰，他还问了一些他关心的事儿。他竟问了我的年纪，我告诉了他，他还不相信。他说：“有那么大么？”我说：“您想想，第一次见您，到现在，40年过去了！”他默然。我有点惊愕，他怎么会忘掉了我的年龄呢！他的记忆力极强，也许他预感到了时光流逝迅猛之紧迫，抑或是对往日的留恋？才这样问的吧！那次的见面，想不到，竟是最后的诀别。

他的离去，竟把往昔的一些景象，像闪电一样照亮了

……

40年前——1951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

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如茵的草坪上，就从那天起，命运突然把我抛向海底。

我们海军学校的几十名学员，奉命在那里，等待我们的新指挥员给我们下达任务，在此以前，我们对于调我们来北京，究竟干什么，一无所知。对这次不预先告知目的地的调动，包括让我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来接受任务，都感到有些神秘气味。为什么选择文化宫这个地方作为下达任务——而且是保密任务——的地方，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想大概是僻静的缘故。劳动人民文化宫，不像现在，那时候的确安静，那天是个工作日，几乎没有游人。偶尔有人走过来，也并不太留意我们这队列队的水兵。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陪着一位年纪在三十左右着便装的人，快步走过来。我们想，这定是我们的新指挥员。

他个儿不高，又没穿军服，但从仪态能看出，这是位经历硝烟浸洗过的军人，还能看出他是个坚毅、极有决断力而又是极严厉的人。我们的第一次印象，没有欺骗我们，作为他的部属在后来的日子里得到了印证。我们常说，幸而有这么一个严厉、严格、有像钢铁一样坚强意志的指挥员带领我们，才可能在后来的岁月里，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

我当时是海军学校来京学员的临时领队。我向他报告以后，他让我们席地坐在草地上。

“今天，在这座皇室的太庙里，向你们宣布：抽调你们来北京集中，是组建潜艇学习队，国家把建设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的任务，郑重地交给了我们。我就是潜艇学习

队队长兼政委……”他就在皇室太庙的红墙内，向他的新部属第一次宣布当时属于绝密的信息——我国要建设一支潜艇部队——我们是最早来京报到的一批学员。我们这些二十上下的青年，听到这里，激动不已，如果不是在队列中，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跳跃起来。我们是海军学校的学员，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十五世纪三十年代郑和的庞大远洋舰队，在南中国海的岸边最后一次落下九桅巨舰的船帆以后，我国再也没有舰队驰向大洋，而沦为一个海军贫弱的国家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曾经有过一支几乎包括所有各舰种（甚至于有装甲舰——战列舰）的舰队——北洋水师，由于清廷的腐败，于中日甲午之战中覆灭了。中国海军无论兴衰，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过潜艇。到1951年，潜艇发明已经三个多世纪，用于作战也两个多世纪了，现在我们将有了世人都视为带有些诡秘性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赫赫战绩的海军兵种，而且由我们去建设它。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当然，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面前将有很多困难，因为，中国从来没人了解它，当时连一纸有关潜艇的资料都找不到。

在北京组建期间，我们渐渐对我们的队长，有了一些了解。他是在抗日烽火初起的年月，以学生的身份参加的八路军，从普通战士开始军旅生涯，由于作战勇敢和指挥才能，四年以后，就逐级擢升为分区司令员，在渤海地区坚持抗战。到现在，渤海地区的老年人都还记得他。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曾任军调部驻泊镇地区三人小组中共代表，解放战争中，是华东野战军的一个野战师的师长。到海军以后，任六舰队参谋长。是第一批从陆军来参加建设

新中国海军的指挥员。

我们潜艇学习队指战员，大多数人是刚刚从硝烟中走出来的陆军指战员。放下步兵武器，来学习现代化的军舰，而且是在海底潜行的军舰——潜艇，简直是进入一个陌生的眼花缭乱的世界。很多人是要从起步的数学、物理开始。是的，要补习文化，要从点、线，从阿基米德开始。问题还不仅如此，我们是驻在苏军潜艇部队学习，两国军队有很多差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差异，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有趣的齟齬。比如饮食文化，对于我们的士兵，丢掉筷子拿起铁勺，就好像让他丢掉机枪，拿起戈矛。天天不变样的 Cyn（苏普汤），可真让人腻烦。那些吃惯煎饼卷大葱的山东水兵，只得去山上拔点野葱野蒜来冲淡腻腻的奶油味，沿海长大的水兵悄悄地在课余时间赶海，用罐头筒煮点海螺、牡蛎、海参，自己来调剂自己的伙食。有一天，这种惬意的享受暴露了。被苏军值日军官发现了。记得那是个航海长，身材矮短而粗壮的汉子，满脸络腮胡，似乎不是俄罗斯人。他径直地找到傅继泽同志，像是发现火情一样报告，他用俄语说：“司令”他们还常称呼他傅将军，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军衔。这是由于他们知道了他的战斗经历，又由于对他管理部队之严整，以及他自身军人的优良的素质，赢得他们的热爱才如此的。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尊重，当时的苏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师，对我们还不够正规的军队，多少有些轻视的味道，你的水兵竟然吃野草和海里的虫子（他就是这样说的）。这将影响健康！我们的队长没有感到太突兀，他当然理解那些水兵们，也当然要严厉地制止这种行为。因为这确影响

军人的仪态。那一次，他那像雷霆般的训斥，让全体人员一辈子都忘不了。从那天起，海边的那野草焚起飘散的炊烟，带有渔猎情调的野餐，再也没有了。

他既要管理部队和组织部队的学习，还要负责筹建潜艇学校（几乎同时他兼任潜艇学校校长）和组织培训将来的潜艇基地技术保证人员，当然还要完成自身的学习。三年中，我没见到他有一个完整的夜晚用于睡眠。我经常见到他一个人在深夜到潜艇上去，熟悉纷繁复杂的设备。他的这种学习精神，使夜间值更的苏军水兵惊愕，因为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中国高级指挥员呀！

学习结束前，他应《潜艇原理》的国家考试，我是在场的，他从容正确回答所有考题以后，主考官上校工程师萨赫塔——一个特别热爱中国的老海军军官，很和善的人——却反常的苛刻起来了，不休止的提问，似乎要难住他，他又一一作了圆满的回答。上校工程师严肃地握着他的手祝贺他，又幽默地笑着问：“我怎么才能难倒您呢？”事后上校跟我说：“对他严格要求——加点份量，是必需的，因为中国的潜艇将掌握在他手中。他一定要比别人都学得好些。”上校的赤诚用心，令人感动。

他也要像艇长们一样，要通过潜艇艇长合格考试。他是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我国第一批配带银色潜艇徽章（战斗的潜艇艇长的标志）资格者之一。他首次作为艇长指挥单艇航行，我是作为他的机电长，按他的口令首次操纵潜艇潜浮的。他首次指挥潜艇编队航行，我是作为编队技术幕僚军官，跟随在他的左右的。很多这样的首次……

他领导的潜艇学习队，以全员优秀成绩，完成国家的

重托。在我国海域里，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潜艇俊俏舰影；我国海域的水下，终于有了我们自己潜艇划过的航迹。

傅继泽同志也是我国最初的潜艇编队指挥员，他在编队的几年中，我一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候，潜艇的独立战备训练、管理、装备维修、战勤保证……都需要他亲自领导军官和水兵去完成。那时候，有无数个属于第一次的行动，要自己摸索以积累经验。第一次组织鱼雷攻击，第一次组织远距离潜航，第一次深潜水，第一次与飞机、舰艇配合训练，第一次潜艇进船坞，第一次，第一次……这些第一次意味着去探索。要知道所有配合的部队是第一次见到潜艇呀！要越过很多第一次……就在这些第一次中，他耗费了大量精力。就在这些第一次中，培养了大批指挥员，满足了短时期成倍壮大的潜艇部队。

他像在学习中一样，似乎有耗费不尽的精力，他几乎整天在潜艇上，在海上。即使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跟随他在海上航行，总是感到熬不过他。在水上，再大的风浪，他都屹立在舰桥上；在水下，他终日在指挥舱里。他很少休息，而且指挥他的下属不停歇的工作，要像他一样勤奋。他是真正能在海上指挥编队航行、战斗的将军。他在指挥编队的几年中，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对于他来说，从没有一个假日。每一年的春节，他都召我陪他一起工作。因为春天来了，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就在春天的节日里，他伏案用毛笔书写着他对新的一年潜艇部队工作、训练、战备的设想。每写一段，停下来和我探讨，再修改。他历来是自己完成文稿。工作完毕，笑着说，就